

陇右文化论丛

雍际春 主编

第三辑

LONGYOU
WENHUA
LUNCONG

甘肃人民出版社

序

雍际春

《陇右文化论丛》第三辑在几经波折之后即将出版,按惯例,应写一个序。说些什么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一下:其一,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学科近几年的建设情况;其二,“论丛”第三辑的内容。

先说学科建设。2001年12月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次年陇右文化研究学科即被甘肃省教育厅确定为2002—2005年度甘肃省高校省级重点学科,是天水师范学院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省级重点学科。2006年9月,陇右文化省级重点学科一期建设顺利通过评审,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继一期建设之后,又被列为2006—2010年度甘肃省高校省级重点学科,这既是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荣誉,也是对其工作的肯定。纵观近年来的学科建设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初步确立了陇右文化学科体系。明确提出陇右文化归属历史学科(一级)中历史地理学(二级)的分支——文化地理学,涉及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艺术、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并根据这一特点,结合学院实际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确立陇右历史地理、陇右民间文学艺术、伏羲文化和陇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大方向。为构建学科体系,编辑出版了《陇右文化概论》,对陇右文化的性质、内容、特征都做了全方位的论证和阐述。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陇右文化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初具雏形。

2. 组建了富有特色、颇具实力的学术研究队伍。以学科带头人为主,从各二级学院选配5位专职、56名兼职学科骨干和中青年学者,构成院内陇右文化学科基础科研力量,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26人,讲师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6人,硕士学位20人。同时聘任省内外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及地方文博系统专家50多人担任“中心”顾问或特邀研究员,从而组建了以学院教师和科研人员为基础,多学科、多专业结合、专兼职结合、老中青结合的科研队伍。

3. 形成了稳定长效的学术交流阵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专设“陇右文化研究”专栏,发表相关文章多篇,不乏名家大作,有些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中心”还编辑出版《陇右文化论丛》论文集,刊登学术顾问、特邀研究员和研究员学术文章,使得陇右文化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和坚实的阵地。同时还积极和省内外学术单位如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礼县秦文化研究会等建立合作关系,或召开学术研讨会,或开设讲座,共谋发展,共同进步,效果良好。

4. 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优势和学科特色,重点组织选题进行相关研究,在项目申报、学术论著、所获奖项、研究成果方面成绩斐然。申报成功各级各类项目60余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项目6项,省部级项目12项,地市(院)级项目4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6部,其中“陇右文化研究丛书”8部;发表和陇右文化相关的各类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20篇,《光明日报》还专题刊出学院学者关于陇右文化的学术文章一组4篇;有关陇右文化学科的研究成果有27项获省、市各种奖励,其中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

5. 开设了陇右文化课程。动员学有专长的教师编写教材、讲义,尽其所能,创设天水历史文化、杜甫陇右诗、陇右石窟艺术、天水武术、天水建筑艺术、陇右文化概论等13门校本课程,其中10门业已

开设,深受选课学生欢迎。2008年4月,《陇右文化校本课程建设实践研究》获甘肃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6.突出了学科特点。在陇右历史地理方向有《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等论著出版,陇右民间文学与艺术方向有《天水方言音系》《天水方言》《天水武术》《天水民居》等论著出版,伏羲文化和陇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向有《伏羲庙志》《伏羲文化概论》等论著出版,并发表《地域文化与弘扬民族精神》等高质量论文多篇。

7.体现了学科示范作用。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为我院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树立了榜样,从2004年起,学院启动全校重点学科建设,确立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学科为校级重点学科,拨专款予以资助,从而大大深化了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

8.汇聚了相当数量的学科建设资金。三年来陇右文化学科通过省教育厅和学院重点建设费,国家、省、市、院各类科研项目资助等途径,共获资助总额近200万元,这些资金用于购置办公设备、资助科研项目、出版学术论著、购买图书资料等方面,从而发挥了资金效益,保障了学科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7年教育部本科评估,陇右文化学科建设及其课程作为天水师范学院教学工作中的一大特色得到专家们共同认可,他们认为,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以陇右文化学科建设为依托,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以‘师能’教育为重点,着力培养适应当地文化传统,热爱家乡,热爱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以从教为荣,一专多能,‘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合格教师”。可以说为陇右文化学科建设增了光,添了彩。

下面再说说本辑《陇右文化论丛》内容。按原计划,“论丛”每年一辑才对,由于经费问题,计划就乱了。所以说本辑即第三辑的出版前所述是几经波折的。本辑“论丛”共收文33篇,大致可分为: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风俗民情、民族宗教、旅游开发、陇右历史等,以民族宗教、陇右历史、文学艺术方面文章居多。除赵逵夫、刘光华、汪受

宽、杨东晨等大家和陇右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文章之外，本辑还推出了强文学、陈于柱、孟永林等青年学者的文章，同时还选刊了历史系毕业生优秀论文3篇，的确有些“大家同乐”的意味。这再一次说明，“论丛”这个园地是我们大家的。

从第四辑开始，我们计划以“专辑”面目出版，即如“伏羲文化专辑”、“秦早期文化专辑”等，殷切希望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专兼职研究员及关注陇右文化的同仁一如继往予以支持、赐教，以将我们共同的园地——“论丛”经营好。

目 录

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	赵逵夫(1)
东汉对关陇地区的统一	刘光华(13)
华亭历史二题	汪受宽(34)
陇右地区西戎民族集团的诸族考辨	杨东晨(46)
陇右文献的内容与研究状况	王 镔(55)
科举时代甘肃进土地域分布初探	雍际春(67)
陇右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之奇葩	雍际春等(81)
《水经注·渭水》今甘肃段笺证	薛方昱(88)
汪世显家族史漫谈	漆永祥(105)
汪氏家族的源流与族属	李兴华(118)
陇城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民间女娲崇拜	汪聚应 霍志军(126)
伏羲文化与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	霍志军(138)
从大地湾遗址浅析中国古代房屋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	汪国富(144)
论《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	李子伟(156)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研究综述	魏春元(167)
仇池诸国通考	刘雁翔(176)

南宋陇右抗金名将研究述略	强文学(211)
南凉政权的兴衰与迁都	张永帅 李椿浩(221)
李翱《复性书》、程颢《定性书》与佛、道关系合论	张二平(232)
论晚唐五代敦煌占卜的“德感”	陈于柱(249)
西汉河西邮驿考述	奉继华(259)
论杜甫陇右诗的叙事特征	李宇林(273)
五代王仁裕杂史小说著述考	孟永林(285)
民间剪纸的时空表达模式浅析	康小花 赵 军(297)
陇右地区端午旋鼓风俗的历史地理考察	晏 波(302)
舟曲藏族的年节习俗研究	马 宁(313)
陇右民俗的地域文化透视	余粮才(327)
秦州织锦台与才女苏蕙之研究	王 耀(336)
天水旅游开发的 SWOT 分析	于志远(346)
冶力关:民族文化之地域考察	彭 博(356)
鸟鼠山诸疑考证及其文化底蕴	刘小莉(378)
试论“洮西之战”	黄小永(391)
陇西李氏与李家长官	周明明(402)

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

赵遼夫

—

乞巧的风俗,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曰:“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载:“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汉魏以来,以七月七日为题的诗赋很多,所反映的风俗大体与《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记载差不多。据我所知,只有甘肃西和、礼县两县之地乞巧之风俗最为特殊、最为隆重、持续时间也最长。这两县的乞巧都是从农历七月一日起,到七月七日止;而且都要供奉用纸糊的“巧娘娘”,未婚女孩成群唱歌,又跳又摆,并一村一村、一街一街间互相走访,对姑娘们来说,其热闹欢乐的程度远过于春节。近年中城里面这种活动渐渐少了,但农村中依然如旧。据上辈相传,此俗历史已经很久。

西、礼两县,每年六月下旬,村里的姑娘们便商议乞巧之事。大体是邻近的二三十个姑娘联合起来,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借物,并开始考虑编乞巧时的唱词。主要是商定将“巧娘娘”坐在谁家。大部分是

作者简介:赵遼夫(1942—),男,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在家里有未出嫁姑娘，房屋比较宽敞，父母比较开明的人家里。

农历七月一日的前一天，城乡的姑娘们穿着新衣服，成群结队到城镇的纸马店去“请巧娘娘”。此前各个纸马店都已经扎糊成很多巧娘娘（脸面是用人面模子糊层层麻纸，晒干后再糊上白纸、描画着色而成），到时候摆出来。彩衣、花鞋，约有三四尺高，十分俊俏。请来之后，供于布置好的屋内桌上，烧香点蜡，在大门外燃放鞭炮，举行迎巧仪式。当晚姑娘们面对巧娘娘在供桌前面空地上跳唱，请巧娘娘“下凡”。迎巧时唱的是传统唱词。比如：

七月初一天门开，请我巧娘娘下凡来。巧娘娘，驾云来，给我教针教线来。巧娘娘穿的绣花鞋，银河边上走着来。……

此后至七月初七晚，白天、黑夜坐巧之室人满，常有其他街道、村庄的姑娘们来参观。一队队姑娘们手拉着手，一前一后甩着胳膊跳唱。其中有的歌词代代相传，大约已经产生很久。比如：

正月里冰冻打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三月里桃花满山红，四月里杨柳长成林。五月里雄黄闹端阳，六月里麦子满山黄。七月里葡萄搭成架，八月里西瓜玩月牙。九月里大芥割成笼，十月里柿子满街红。十一月大雪飘进门，腊月里年货摆出城。巧娘娘，想着你，我把巧娘娘请下凡。

唱了一年十二个月的节候变化与人们生活、生产的状况，反映了农业社会注重气候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同节气周期密切联系的状况。传统歌词之外，姑娘们每年都要编新词。歌词大都或联系现实，或抒发姑娘们的情感，颇合比兴之义。这中间也有些年龄大的妇女幕后指导、帮助编词，颇似花儿会上的串把式；因为乞丐只有未婚的姑娘可以参加，已结婚妇女可以看，不能参与跳唱及迎、送等活动。中青年妇女是从姑娘过来的，所以也都极为热情，多少反映出她们对过去的留恋与怀念。有时候，姑娘们也请识字有文化的青年学生等帮助编词。但编得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出自妇女自己之口的“天籁”。旧社会唱的词中，比如：“鸦片烟，稀罕罕，一个银元只买

一点点,呼噜呼噜钻眼眼(按:指烧烟泡儿),吃的人脸势黄扁扁。淌眼泪来打哈欠,卖儿卖女卖家产,打架骂仗不安然。掌柜的(按:指丈夫)再莫吃鸦片烟!”“槐树槐,搭戏台,叫响姐,看戏来。不能来,为她的男人不成才:先卖庄窠后卖房,揣着骰子上赌场。一晚上输得光荡荡,气得姐姐眼泪淌。也不吃来也不喝,睡着炕上怨亲娘。贪人家银,贪人家金,推得女儿进火坑!”其中批判的意义和对买卖婚姻的反抗情绪不用多说。有的歌词比较长,可以唱一二十分钟。

姑娘们大约从初三初四开始,成群结队到附近村庄、巷道参观,并且也去唱自己编的歌,很有观摩、交流的意思,形成少女们的一种交谊活动和诗歌交流活动。至初七清晨迎水,姑娘们到泉里汲回第一桶水。晚上,每个姑娘带上事先生成的一碗扁豆芽和一个小盆子或碗,到坐巧的地方,盛上泉水,在灯下将豆芽粒放在水中,看映在碗底的影子,如果人多,有的就在院子里点着蜡烛看。姑娘们口里唱着歌,如:

我给巧娘娘许心愿,巧娘娘给我赐花瓣。巧了赐个花瓣儿,不巧了赐个烂扇儿;巧了赐个扎花针,不巧了赐个订匣钉;巧了赐根锈花线,不巧了赐个背篋鞋。赐个巧手做针线,绣下的锦鸡串牡丹;赐个巧手做茶饭,做下的茶饭饕神仙。

再如“莫赐宝贝莫赐钱,赐个阿家(按:即婆婆)懂瞎好(按:指识好坏),赐个女婿懂人言(按:指通情达理)”之类,都是姑娘们通过对豆芽所照影子的解读,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愿望。这是在沉重的封建礼教下,妇女们为了表达内心、表示自己对生活的愿望而创造的一种自由想象、借题发挥的审美活动。

此夜,乞巧活动达到高潮,姑娘们唱跳最卖力。因为一年一次的乞巧节就要结束了,下一年有的姑娘可能出嫁,不能再参加。所以都充满惜别情绪。至深夜,大家就将巧娘娘的像送到河边,唱着送神歌焚化。有的姑娘又哭又唱,到第二天眼睛都哭肿了。姑娘们是借此发泄着对旧礼教的不满。这是她们一年一度无拘无束抒发个人情感和

狂欢的机会，所以年龄大些的姑娘也表现出对自己青春时代的留恋。七夕晚常唱的送巧歌如：

有心把巧娘娘留一天，害怕天河没渡船；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害怕老天爷生事端……。野鹊哥，野鹊哥，你把巧娘娘送过河；驾白云，打黄伞，你把巧娘娘送上天。

从这个唱词看，姑娘们是把“老天爷”（天帝）看作家长，看作封建族权的代表的，而送巧要送到河边上，多少体现着织女传说的古老的影子。

乞巧风俗在西礼两县周围各县都有，但只是在初七的晚上有些活动，也不供巧娘娘像，不跳唱。所以，西礼县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乞巧活动，显得很特殊。

二

我以为，乞巧风俗同秦人的传说有关。我曾有《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一文，论织女乃是由秦人始祖女修而来。“牵牛”、“织女”最早为星名，见于《诗·小雅·大东》。《大东》一诗，《毛诗序》云：“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西周时谭国在今山东章丘附近（济南市以西），可见牵牛、织女作为星名在西周时已流传十分广泛，其产生时间应该很早。上古时候以人名命的星名大都是部族中的杰出人物，如轩辕、柱（烈山氏“有子曰柱”，夏代以前为稷神，见《国语·鲁语》）、造父、傅说、王良、奚仲等。各个部族的命名不相同者，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些被较通用的名称所替代，有些则在统一王朝形成后逐渐改用了官名（古代星宿以官职命名者很多）。

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牵牛、织女由星名变成为中国长期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农民形象的写照。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人们联系牵牛、织女二星分别在银河两岸的事实，有关传说逐渐

转化为悲剧的故事。

《史记·秦本纪》：“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秦人之祖。传说中的秦人始祖女修，就是以织而闻名，传于后代的。因系氏族的始祖又有神话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故成为星名。至汉代《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诗，即已是悲剧的结局。

关于牵牛，我在《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①和《论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主题》^②两文中认为是由商先公王亥而来。因为《世本·作篇》中说王亥“作服牛”，《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楚辞·天问》中有一段文字讲王亥的事，也同牛有关系。但近来我从农耕在传说时代各部族经济中的地位及文化传播的整体状况考虑，看法有所改变，认为牵牛应是由周先公叔均而来。

《山海经·海内经》云：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周人处于黄土高原地带，农业发达很早。据李学勤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周人最早发祥于今陕西中部偏西的长武至甘肃庆阳一带。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泾渭流域，就遗址密度而言，呈现为三大群，“从遗址群的年代早晚关系言，长武一带遗址群最早，长安丰镐颇晚，这正与周人早期居邠、古公迁岐、文王都丰及武王都镐的文献记载暗合。”^③长武的碾子坡遗址发现先周墓葬 230 多座，发现有陶窑、铜器、卜骨、生产工具、碳化谷物高粱等。其地东南距彬县（即“公刘迁邠”的“邠”）不到二十公里。

《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不窋为周人祖先后稷的后裔，时当夏代末年。^④唐代庆州弘化县即今甘肃省庆阳县。《太平寰宇记》于庆州安化县下引《水经注》佚文云：“泥水南流迤尉李城东北。尉李城亦曰不窋城，合马岭

水，号白马水，故泥水一名马岭水。”马岭水，方俗音变今名“马莲”河。泥水即今元城川，发源于甘肃华池县西北，南流合白马川。又南，合环江为马莲河。这样看来，今庆阳市以北华池县一带向南包括庆阳、合水、宁县、泾川、灵台至陕西长武这一片地方，为早期先周民族活动之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说：

碾子坡居邑略早于古公迁岐之前，属于先周文化早期偏晚，以此为标尺，有可能找到比它更古老的先周文化，然应扩大到甘肃马莲河流域庆阳地区去寻找。^⑤

这就是说，周人最早是发祥于陇东的。《山海经》中言后稷之孙叔均“是始作牛耕”，是服牛用于农耕生产的最早记载。商先公王亥服牛至有易，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买卖放牧以供食用，尚且看不出是用于农耕（甲骨文中虽有“犁”字，但已至商代中期）。且周氏族同秦氏族地域上比较接近，也都距汉水较近，同牵牛星、织女星都在天汉边上的情形也较为符合。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稷之弟曰奎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这里所谓“耕”，指牛耕。大约叔均以前是用人力，即所谓“刀耕火种”的办法，叔均始用牛耕，节省了人力，又相应地带动了工具的改造（由人用的耒变为畜拉的犁），提高了农耕的速度，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叔均在农业发展上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旱神魃所在之地“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则可见其在上古时地位之高。

周人在以后也一直重视农业，这由《诗·豳风·七月》以及《大雅》中的《生民》、《绵》、《公刘》、《小雅》中的《甫田》、《大田》、《周颂》中的《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诗可以看出。《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犝。……尔牛来思，其牛湿湿。”则周人同牛的关系是比较深的。所以说牵牛应是周人据其祖叔

均的事迹而命名的。

秦人究竟发祥于何处,过去学术界一直弄不清楚。近十多年中在礼县大堡子山(当天水市西南、西和县以北)发现了大型、密集的秦先公先王墓葬群,人们才弄清:秦人发祥于今天水西南、西礼二县之间。我以为西、礼二县隆重的乞巧风俗是秦文化的遗留,这同礼县盐关(大堡子山以北)的骡马市场一样。礼县一带今并无养马场,但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骡马市场至近几十年仍是西北、山西、四川等很大范围内最大的骡马市场。这似乎同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的历史及以后的茶马市不无关系。看来习惯、风俗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周人先是逐步南移,至长武一带又东南移。秦人由西汉水上游渐渐东移,至原来周人所居之地。周秦居地的重合也必然形成文化的融合。这应是牵牛、织女故事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织女的传说同秦民族有关,还有一个证据,便是古人称分隔了牵牛织女的银河为“汉”或“云汉”、“天河”。比如《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可以服箱。”《毛传》:“汉,天河也。”又《诗·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毛传》:“云汉,天河也。”《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回昭于天。”《毛传》:“云汉,谓天河也。”《广雅·释天》:“天河谓之天河。”又《大戴礼·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卢辩注:“汉,天河也。”看来最早天河就被称为“汉”,后来为区别于地上的“汉”——汉水,才称作“云汉”、“天河”。《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酈道元《水经注·漾水》:“漾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此陇西指陇山以西之地,非今之陇西)三国时沮县在今略阳以东,沔水所经,西汉水在其东流过,酈氏在这里将两水相混。就“氐道”言之,则应指流经陇南西礼两县之西汉水(氐人发祥于仇池山一带,其地秦以为武都道,即氐道)。以“汉”为天河之名,显然是秦文化的遗留。

此外,目前关于牵牛、织女的传说,能反映出一定情节的,都见于秦文化范围。首先,《三辅黄图》中说:秦始皇并天下以后“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秦始皇以渭水象天汉,既表现出以天帝自喻的思想,也反映出秦民族古老的记忆。而在渭水上架桥以象牵牛渡天汉,更可看出牵牛、织女传说在秦文化中的印象。

其次,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战国末至秦始皇三十年期间竹简,有《日书》甲种166简,《日书》乙种257简。其中《日书》甲种有三简写到牵牛织女的情节,其155简云:

丁丑、己酉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

第三简简背云:

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⑥

看来在战国之时牵牛娶织女为妻和以后二人分离的传说已形成,只是尚看不出有什么外力破坏了他们的幸福,而似乎像先秦时很多反映家庭悲剧的诗歌一样,是由男方的变心所形成。^⑦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看,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在周秦之地形成的,牵牛来自周人之祖,织女来自秦人之祖。

三

这里还得说一说两条汉水、两条漾水、两个蟠冢山孰先孰后的问题。

这当中关键的是汉水。因为《尚书》中说“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哪一条是最早的汉水,它的上游也就是最早的漾水;其所发源之山,也就是真正的蟠冢山。

目前所有的辞书的词条,都是作“汉水”、“西汉水”,而不作“汉水”、“东汉水”,或“东汉水”、“西汉水”。显然,目前普遍以陕西的汉水为最早的汉水,而以西汉水是因它而得名。如新编《辞源》“汉水”

条：

源出陕宁羌县北蟠冢山。初出时名漾水，东南经沔县为沔水，东经褒城县，合褒水，始为汉水。……《书·禹贡》：“蟠冢导漾，东流为汉。”汉即汉水。

其“西汉水”条云：

水名，在甘肃南部。南源出天水县寨子山，北源出天水县长板梁子，两源汇合后称之西汉水，又称犀牛江，东流入陕西略阳为嘉陵江。《水经注》二十《漾水》：“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即指西汉水。

其“漾水”条与“汉水”条大体相同。“西汉水”，虽无正宗之名，尚有侧庶之号，“漾水”之名则只归于陕西宁羌所发源者。其“蟠冢”条云：

山名。1.在陕西宁羌县北。东汉水发源于此。《书·禹贡》：“蟠冢山导漾，东流为汉。”2.在甘肃天水县西南，西汉水发源于此。又名兑山。为秦国最初封地。清蒋廷锡谓二山南北相距数百里而支脉隐然联属。参阅《尚书地理今释》、《嘉庆一统志》二三七《汉中府》一。

我觉得《辞源》中这几条解释，写得较好的是“蟠冢”的一条，它肯定两处发源之山均有“蟠冢”之名，又提出“东汉水”这个说法，将两条汉水同等看待。

我的看法，是发源于天水的汉水在先，发源于宁羌（今陕西南强县）的汉水是因它而得名。《尚书·禹贡》在梁州和雍州均提蟠冢山。梁州部分说：“岷、蟠既艺，沱潜既导。”孔《传》：“岷山、蟠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种艺。”西和、礼县之地属长江流域，古人按水系归之于梁州。此蟠冢是指发源于天水的蟠冢山。山在雍梁之间，而水则南流。又“雍州”部分云：“导蟠冢，至于荆山。”又云：“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此则言沔水发源之山。《尚书·禹贡》中两处都记载“蟠冢”，而漾水则只一处提到。关于《禹贡》的作时，据金景芳先生之说：“可能是周室东迁后不久某一位大家所作。”^⑧《禹贡》的记载反

映出了传说上的歧异。

蟠冢山乃是秦人地名，漾水、汉水，亦秦人水名。秦人东迁以后，以旧地名命所在之地的山、水，这在先秦时代差不多是一个规律。如商朝几次迁都，其地均命名曰“亳”；楚人发祥于丹阳（其地在今河南省丹、淅二水之间），后几次迁徙，其都城均名之曰“丹阳”；自楚文王迁都郢，所居时间较久，以后所迁之都城，也都叫“郢”；蔡国几次迁徙，均名曰“蔡”（后分别称为上蔡、下蔡、新蔡），等等。秦人本居于西垂，自然对其周围山、水记忆尤深。比如《山海经·西山经》、《离骚》中均提到的“崦嵫”、“崦嵫之山”，王逸注：“日所入山也。”郭璞注：“日没所入山也。”王注可以从神话方面来理解，郭注则明确从自然现象方面言之。至《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渊之汜。”（《太平御览》引）则完全变为神话。《山海经》虽多神话，但往往是一些历史、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曲折反映。据载崦嵫山在天水县西南（有的学者认为即蟠冢山），并非很大的山，也不在最西方，却说为日入之山，很多人不明究里。其实，这是秦国早期传说的遗留。秦人最早居于西垂，观察天象，以其西之山崦嵫为日入之山。这个记载融入夏商以来多族融合的文化体系中以后，便变为不可理解之事。以此言之，蟠冢山本秦人早期生活地重要之山，汉水本秦人早期生活地重要之水，秦人东迁之后，以原居处的水名命新据有之地的水名，于是发源于宁羌的水得有“汉水”之名。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西山经》注“蟠冢山”云：

山在今甘肃秦州西南六十里。李善注《思玄赋》引《河图》曰：“蟠冢，山名。此山之精，上为星，名封狼。”

又其注“汉水出焉”一句云：

《地理志》云：“陇西郡西，《禹贡》蟠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又云：“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苑为汉。”养字本作漾。《说文》云：“漾，古字作漾。”是《地理志》以出氐道者为汉水，出蟠冢者为西汉水也。《水经》则云“漾水出